

#812·81
2734
23



978785

吳門唐邢若定

魏叔子日錄

易堂原板

目錄序

古人致道以及人厥事惟三立
 言視功德爲虛位然最足經久
 獨六經孔孟諸書能者取制科
 拙者守章句又或綺麗以爲工
 放詭以爲才求其坊言而表行
 者寡矣古人立言之義蓋無取
 焉言雖工余每廢書而歎也康
 熙壬子秋于西城里見寧都魏
 叔子先生其人粹然圭璧也讀
 其文瑩然冰雪也交甚合出其
 目錄三卷示余余受而卒業以

序一

國朝
 書錄
 卷之三
 齊東野語

河北師範學院藏

淺言出妙義以至理入人情別
是非示從違昭昭然白黑之在
目其引人于理義如飲江河隨
量而滿如行藥市隨病而療有
功於世道人心更有在諸儒先
語錄之外者卽以輔翼六經孔

序二

孟諸書何媿焉余喜而抄錄弗
敢私以獨善乃付劄氏公諸天
下後世仍歸其板附先生之集
云吳門同學弟默齋唐景宋題

日錄序

聖賢之道德豪傑之事功其源流或有不同要未有
外於人情事勢者蓋闇於人情則真偽亂昧於事勢
則成敗失是道德爲虛名而功業不可就也曰彼聖
賢彼豪傑天下亦何賴有是人哉然人情事勢欲求
其通之也甚難心不細則粗疎而不入心不平則作
好作惡偏激而失其分閱歷不久則得一失一極疑
似而不真吾友魏叔子從事於斯久矣其忠厚惻怛
出於天性而加之以學問與父兄師友講求於治亂
魏叔子文集 錄 謝序一

之際者數十年於是卽其所得著日錄三篇蓋坐可
言起而可行自身家以及天下皆實有所裨益雖不
敢曰道德功業盡在於是固亦聖賢豪傑之荃蹄也
矣其書於心性大本未遑及亦不無好盡之過而以
啟蒙訂頑誠有前賢所未逮者予酷好之日置几案
饑則以之代五穀病則以之代藥有痛癢則以代撫
摩抑搔蓋不能以一日離也叔子之文爲海內所推
奉其論策鑿鑿識者以爲賈長沙李忠定流亞此皆
叔子江海之水波瀾頃洞魚龍變化而日錄乃其混

混之泉源也嗚呼不讀是書亦孰知其本也哉南豐
友兄程山謝文游序

魏叔子文集錄

謝序二



目錄引

余幼承父兄之教有日長而師友誨之有日早涉世
事讀古人嘉言懿行有日見之聞之疊疊然有得於
心則言之已而錄之是曰日錄或以自志警或語諸
門人子弟不諱其不文取易通也意所偶至或文言
之體雜不相附一曰裏言二曰雜說三曰史論

魏叔子文集

錄

引

此處為書中內容之影印，因圖像模糊，文字難以辨認，故不進行文字轉錄。

魏叔子目錄

第一卷

裏言

第二卷

雜說

第三卷

史論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一

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魏叔子目錄

魏叔子日錄卷之一

日錄一編

寧都魏禧冰叔著

吳門唐景宋邢若較

裏言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知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恕生出

邱邦士曰事後局外極好論人事後則其人之首尾盡露局外則其人之四面俱見也但須替他設身從事裏局中想耳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人骨肉中有一慳吝至極人我寧過於施濟有一殘忍至極人我寧過於仁慈有一險詐至極人我寧過於坦率有一疎畧至極人我寧過於周密有一煩瑣至極人我寧過於簡易有一貪淫至極人我寧過於廉正有一放肆至極人我寧過於謹慎有一浮躁輕薄至極人我寧過於謙厚正須矯枉過正乃為得中如此方能全身遠禍并可解此人於厄

邱邦士曰須如此立意做耳若論應事又或有其人不好處我亦姑如此又不致形出其人之短又其至者更能推幾多施濟仁慈之事於此人與他慳吝殘忍等相准過不至大受禍耳

彭躬菴曰矯枉處正是中如此看中字方透方有
用然此等事惟內本至誠外無形跡乃能人已無
弊否則操以暴吾以仁田單之愛人
乃王之教鮮不入英雄作用中去矣

人子事父母當其喜有歡欣無偷肆當其怒有恐懼
無憤憾此當內正其心志而并外慎乎形色也

論小人者必論其心小人庸多善事其心未有無所
爲而爲者若徒論外事人品真僞學術邪正幾不可
辨矣論君子者又不當徒論其心心雖純正而行事
偶失亦卽是過故論小人以心者所以防閑小人之
法論君子以事者所以造就君子之方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二

輕信人不必多疑而多疑人每易輕信蓋輕信者自
信其信多疑者亦自信其疑故其不用疑時遂爾輕
信無他然輕信者能爲君子所托亦易爲小人所欺
而多疑者每過用疑於君子忽輕用信於小人矣

邱邦士曰過疑君子不肯以君子待人也輕信小
人君子不求合於能疑之人小人知其能疑而有
以用之也

弟和公曰多疑之人苛愚而易
欺故輕信也其性信虛不信實

術字亦有不可少處但不得已而用專意利人而用
謂之聖賢可不必用而用專意利己而用謂之奸雄

讀古人書與賢人交遊最不可苟爲同又不可苟爲異二者之失總是胸無定力學問中便有時勢趨附非諂卽矯耳

邱邦士曰是極公極確極細心語然又恐從定力中生出病痛

人極重一恥字卽盜賊倡優若有些恥意在便可教化若其人雖未大惡或遇羞恥之事恬然可安肆然不畏則終身必無向善之日。推。到。極。不。善。事。亦。所。肯。爲。恥。字。是。學。人。喉。關。聖。人。教。人。與。小。人。轉。爲。君。子。皆。從。恥。上。導。引。激。發。過。去。人。一。無。恥。便。如。病。者。閉。喉。雖。有。神。丹。不。得。入。腹。矣。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三

彭躬菴曰恬然可安肆然不畏盡出一個無恥人模樣卽此便是大惡

嘲戲人自是惡事尤不可入一二莊語則戲者皆真。每令人恨若規人過失不可入一二戲語入戲語則真者皆戲○諷○諷○下○此○論○每令人玩失規人之旨矣。

伯子曰比有可恨之實人復難加以可恨之名則其恨必深蓋既恨其可恨者而其恨我而不能加之意則尤憤結而不可名言也故嘲入罪語尤爲不可

人交遊當求十分至友若不至十分到極要緊處便用不著又如其人舉動狂悖極力挽回不得只得棄

去若已至十分真如天性骨肉則不至目瞑氣絕心
中畢竟曲思挽回希倖萬一可救然十分關切却從
十分相信來若有一分未信積嫌開隙便會到十分
相疑故交友者識人不可不真疑心不可不去小嫌
不可不畧

邱而康曰此叔子
於人已極得力處

擇師取友方能遷善改過然無師友可倚恃將如之
何故凡交友必要交倚恃得者凡做人必要做能爲
人倚恃及終身可不倚恃人者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四

季子曰此亦推到極處見人不可不自立耳若終
身不倚恃人千古無此事

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己原有不是
不覺怒情燥氣溼然冰消乃知自反二字真是省事
養氣討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切莫認作道學家虛
籠頭語看過

聖人動輒稱說禍福不單是勸戒後人如此要見得
聖人畏天畏民一段兢兢業業精神又見得聖人呼
吸動靜與天爲通一段微妙與計功謀利及慕而爲
善懲而不爲惡者自判霄壤

小人之一陷不可救。君子與有過焉。凡小人之心。初亦樂附君子。君子棄之已甚。彼進既不得。附君子退必力。結小人。此招彼附。勢不可解。向自附君子。尚知畏敬。及見棄時。視君子便如異物。稍稍責備。決裂放肆。成一狠敵。故處小人不可輕絕。我之言語。時或聽信。否則此人日在小人。中生活。終身不得聞一好言。見一好事矣。

邱邦士曰。須看是何等小人。亦有當絕之者。謝約齋曰。并要看自己身分。

孔正叔曰。不止於全君子。而兼欲救小人。論旨最厚。最大。然得則為陳太邱。失則為康對山矣。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五

彭躬菴曰。必絕介甫韓歐司馬之失。不殺惇卞范忠宣之失。總是義理情勢未十分精透耳。如程明道王文成之處。小人橫逆。便自無弊。

彭躬菴曰。人胸中嘗要存不媿吾友四字。若說恐其知而見責。便落二義。余最喜誦斯語。吾師楊一水先生過於信人。予嘗語門人曰。生平被先生信。怕了。所謂受絹媿於受杖。

謂門人曰。少年人最要忍得口頭鋒。住與人相譏罵時。尤要著意。蓋人情原喜相勝。回他言語。定思駕過此人。人却難當。此便與攻發人之陰私一般。故凡罵

語。謔語須有分寸。不但中怨恨亦是自處忠厚之道。

邱而康曰道其人實事便同攻發陰私若思薦過恐至捏造毀誦巧言如實矣豈惟自失忠厚且自陷於大惡而不顧所謂始乎陽卒乎陰也

余生平未嘗遭險受橫逆十七歲時曾於席上以訛傳道人陰事不知此人卽在對坐予當下驚慙欲歎而此人並不相仇且成文章知己終身遂爲此友所容余告止山曰平日謹言一放肆便刺手可見天地愛我然此人終不相仇轉會心粗手滑恐又是棄我之意每思少病人一病便重願諸君時時賜提醒也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六

謂門人曰人如何謂之立志且莫說學某聖某賢凡人必有所爲必有所不爲先要辨得何等好事是我斷做得的是我必要做的是何等不好事是我不會做的是我斷不肯做的

謂門人曰汝於我言行心中不然處便須直說必有一人受益如汝說得是則汝益了我說得不是則我又益了汝

伯子曰天下惟四高人極難受益年高位高識高學高年高位高者難受益於常人識高學高者并

難受益於君子蓋地步既高又復自高只思益人
豈思人益早者何人豈敢益我故受益學問不但
早益心志并當謙
退於詞色之間

人孰無過只要所過是朋友面罵得的不可是朋友
背地方說得的益當面可罵過雖大畢竟屬光明那
邊背地方說過雖小畢竟屬曖昧那邊

朋友除傷倫敗化外寧可十分責他不可一分薄他
我有薄他之意則誠意已衰雖有正言不能感人且
易招怨

遇疾惡太嚴之人不可輕易在他前道人短處此便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七

是澆油入火其害與助惡一般

季子曰此是善全疾惡人一段
苦心妙用勿僅作厚道看過

妻之罪不至可出子之罪不至可殺齊家者便要十
分調理訓化剛斷則傷恩優容則害義故豫教之方
不可不謹於早也

料事者先料人若不知其人才智高下只在事上去
料雖情勢極確究竟不中故能料愚者不能料知能
料知者并不能料愚余嘗笑三國演義孔明於空城
中焚香掃地司馬懿疑之而退若遇今日山賊直入

城門捉將孔明去矣

做大事人要三資具備曰識曰力曰才無識不足料變無力不足持久無才不足御禁或曰子億而多中可謂識乎曰凡利害是非盡然處不難辨難在兩端俱是處辨得出且所謂億而中者費幾許躊躇若利害爭呼吸間安能得耶故識字尤是第一緊要或曰識可造乎曰可造識之道有三曰見聞曰揣摩曰閱歷見聞者讀古人書聽老成人語及博聞四方之故是也辟如剪花花樣多剪得快辟如醫藥藥方多醫魏叔子文集錄卷之一裏言八

得穩揣摩者無是事不妨作未然之想事已往不妨作更端之慮在已者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是也在人者不徇古今是非利害之迹必實推求其所以然使洞然於前後中邊之理或事已是有更有未盡是有竟非是者或事已非而有更非有未盡非有竟非非者是也閱歷者所謂局外之人不知局內之事局內之人不知局中之情是也天下事變不特無常法可守并有非常理可推故見聞揣摩之功五閱歷之功十

施恩之道有二。一曰施恩使已可繼。常人喜於見恩。盡情施去。不計後日。不給恩。衰成怨者。有之。然不可執。可繼一語。做成出內之吝。如果大處急處。不求可繼。可也。一曰施恩使人可勸。常人輕於用恩。或多寡不中節。或緩急不中時。或輕重不中人。故財竭而人不蒙。利賞數而人不見。榮然不可因。可勸一語。做成好行小慧。或抑人以揚已。或巧施以望報。則人心不平。天道亦忌之矣。

謂門人曰。人極難知。一人之身。卽有不同。舉一二事。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九

有似極忠厚舉一二事。又似極權譎。此當何以辨之。總要先識得此人。是君子。是小人。乃可進論其曲折也。

邱邦士曰。世無執一。盡概其餘之事。辨君子小人。一語特近之耳。然英雄相遇。雖小事足概生平。此極有至理。却無理可說。

觀人行事。須在大處觀。人立心。須在小處。人大節無虧。小失不足復論。而欺世盜名之人。每於輕易。忽畧處露出。全付心術。合而察之人。無遁情矣。

唐那若曰。爲善有以存心貴者。強恕而行。是也。有以無心貴者。善不近名。是也。然露出處。便是小人。

一時天則亦是天下人人福利也
伯子曰此便是視以觀由察安下手處

朋友中有性多猜忌者此非可以辨說解也在積誠
以感之有性多堅僻者此非可以諫諍入也在脩身
以示之故朋友有隱過非我所敢言也或借事以自
責或援事以責人或取他人之過類是者而反覆疵
議之或取他人之善反是者而再三稱說之陰移人
於性情之間而人不以為吾是此責善之上術也

季子曰須看左鑽右研委曲耐煩處是用心極厚
說到不以為吾是幾於善世不伐矣推斯道也為
格心之大臣可也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十

聽好言語無津津有味之意便是不曾立志

毋毀衆人之名以成一己之善毋役天下之理以護
一己之過

人作便空事順意無礙便愁禍來若一做吃虧就是
天地愛我蓋我原薄福又丁斯世便空之事如何消
受得起

伯子曰積勞可以當病積懼可以當災積勤謹可
以當智謀能常愛者無恆亡能守約者無真貧能
守挫者無終敗
石公曰處大順之中日見樂不見不樂吾惕然處
衆人之中見已長惟見人之短吾惕然

人遇親友患難卽不能爲力要當於己身畧一虧損
我若完全安坐不但過心不去天道人情必竟有不
平處凡直世亂國變兵荒疾疫之時隨人隨事皆宜
如此不特在親友間也

弟云此等事竟一刃致其人反。

人有一種改不得過遷不得善進言者便不可執責

○滅○裂○者○不○可○不○知

善常理強說如居喪當哀有不哀者本當責備不知
此人性情原自不及不能以吾言而哀吾言之而彼
不能哀則其人無以自容矣故爲友者須於平時察
其不及處說以義理漸其性情使之自化而後可也

魏叔子文集

錄卷之一

裏言

十一

人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悞打罵人人可回手回口
若悞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他無一
毫警覺終身冤誣那得申時此逆億所以爲薄道也

伯子曰待至誠之人當至誠待譎詐之人尤當至誠蓋譎詐之人病在不誠我以至誠待之正是彼之對藥漸積漸久其病必瘳若我以爲其人未可誠動偶參一分譎詐原以詐逆人者見我一分必復加倍我見彼加而我益加彼見我加而彼又加彼此相加無窮已是不惟不得動彼以誠并且有以陷我於詐也夫如是而曰彼人非我族類以我感之猶有不通豈不謬哉

語曰濟人須濟急言事半而功倍也然又須於我閒時用之每見富貴人偃然驕客及身當困急始降禮

輕財以要結人人亦偃然受之雖百分不及閒時一分矣

謝約齋曰施濟如有要結心便在閒時亦非聖賢之仁

人做事極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煩碎代人做事又極要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煩碎

邱邦士曰中間一句君子尤當耐

觀人於患難局中者不可不閒局外者不可不忙局中之閒所以觀學問局外之忙所以觀性情

人天資各有一種好處但天資好處是天所與如子魏叔子文集錄卷之一裏言十二
孫席祖父富貴不是自己力量所能畢竟要從學問中力行來方算得手

語曰樂道人之善樂道中亦有過處不可不察今有一事可嘉譽之過當中人之資承當不起必至心滿意驕逐步墜落昔有士人既貴語人曰如我想可不至改節其人曰公固賢者但恐被人敬癩耳敬人而使癩可謂不善用其敬矣

曾止山曰信怕敬癩著實可味

或謂子於言語之道庶幾乎曰詞氣不和平此大患

也常細求和平工夫。却不在詞氣上。須要心中不急。不憤。不自是。不好上。

印而康曰。具此四。不則有三。可曰。可以進言。可以聽言。可使與賓客言。

人有肯受善者。畢竟要到曲直分明。屈於直而後服。非真虛也。每見一水夫子聽言。雖童子賤役。一開口時。便敬而聽之。虛而能敬。此聖賢之用心也。

印那士曰。亦有先敬而未虛者。又不可不知。然畢竟尚不是敬。敬則無不虛。須敬而未虛者。勸取。

杜讒消蒙之道。無過精察。今有謗人者曰。某人罵汝。其人曰。縱罵我不噴也。此人并精察。俱不用。可謂大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三

度長者矣。不知此等學問。稍不及大聖賢。廓然大公。胸中畢竟未能全化。讒言來時。一次不怒。五六次便怒。五六次不怒。十次便怒矣。嘗有忍至九次。其後一次不忍。從前憤怒。一齊發出。決裂狠斷。十倍常人者。若能每事精察真假。如果真也。則當曰。逆來順受。何所不容。或自反曰。我自處原有不是。如其假也。則既見此人之讒。使小人不能復行其說。又可辨彼人之誣。不至枉人於冥冥之中。斷無有積疑成釁。一發莫禦者矣。

邱邦上曰謂詩時第一當用不信的心總見得精
我親見親聞我無從信處則此中疑根已斷了若
到有縱罵我三字在心便當用後順受自反二法
此蓋處人我治性情省事養心之法若移下一等
人說恐有積疑成釁之患則精察中亦反有弄假
成真之時矣

古今教人做好人只十四字簡妙直切曰君子落得
爲君子小人枉費做小人蓋富貴貧賤自有一定命
數做君子不會少了分內做小人不會多了分外落
得者猶云拾得言極其便宜也枉費者猶云折本言
極其吃虧也

古人教人聽言莫精捷於伊尹二十一字曰有言逆
魏叔子文集錄 卷之一 裏言 一四

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凡人
逆心時便覺非道我却先從他是道處求則其道出
矣凡人孫志時便覺是道我却先從非道處求則其
非道出矣今人逆心便從非道處求孫志便從是道
處求得不好諛護過小人日親君子日遠乎

人不服善有兩種如彼言是此未大非再三爭辨謂
之識見不及工夫全在造識如是非較然可見再三
爭辨是不思也若能降心細思則自明矣又曰兩相
爭執各不肯服惟當退而澆思就正有道或僉謀博

詢之則是者自出不可持一往之氣騁一時之辨以
爭勝負於立談費時日耗神氣甚而傷雅道也

施恩之人有始而鮮終受恩之人忘恩而記怨二者
皆常情也君子不可不戒

或謂賢士忘人勢比賢王忘勢更難曰不然我輩做
秀才行止坐臥便覺不是白丁羅一峰所謂學問十
年尚淘洗狀元二字不去也若真能忘勢人定能忘
人之勢大抵忘勢工夫全在好善賢王只見天地間
有善可好此外別無可好處故不覺把勢忘了忘人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衷言 五

勢工夫全在樂道賢士只見天地間有道可樂此外
別無可樂處故不覺把人勢亦忘了我輩不能忘人
勢自是不能樂道他日富貴必不能忘勢矣

朋友不能規過或所見未及或性情不懇篤或無犯
顏敢諫之氣然三者首在性情性情脆切則識自無
所不入力自無所不出夫朋友有過吾苟聞之如負
芒刺於背如人罵已姓名夜有所得則汲汲然不能
待諸旦也

天地生機聖賢道理二者極是兩間不滯之物刻刻

流行亦處處圓通。知生機之不滯。可以求仁矣。仁者無不愛也。知道理之不滯。可以學智矣。智者無不知也。

當事來要辨得是非利害四字。是非有時朦朧。須要一個透。利害最難逆料。且辨一個穩。然我輩立身利害。要看得輕。是非要看得重。又曰利害之權在天。是非之柄在己。利害是或然的是非。是盡然的利害。不。明累在一時。是非不明。累在萬世。又曰辨是非利害。又要識得大小輕重緩急六字。否則不成。畏利害小。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去

人便成執是非迂儒。又曰君子持節如女子守身。一失便不可贖出處和○公○云○依○附○二○字○與○人○不○可○忽依附之間所當至慎。

人不可不讀史。未讀時覺自己儘高。七尺之軀昂然獨上。及見前代人物。忽不覺矮矮極了。大地雖寬。竟無站足之地。

君子使人可愛。寧使人可敬愛。必有其狎之敬。必有其疑之狎。生厭。厭生賤。疑生忌。忌生惡。與其厭而賤也。寧忌而惡。夫愛而不敬者。愛終衰。因敬生愛。愛不窮矣。是故小人無敬。小人而人敬之。必外附。君子之

重

李成齋曰此亦矯枉之言少年輩宜日誦成德人又自不同

人有薄其父母兄弟而厚他人者莫不曰此喪心狂惑人也然此等亦是人情之蔽蓋父母兄弟我雖極情不過尋常道理父母兄弟不見可感旁人不見可誇若厚在他人則受者感動詞色而人且以美名歸之是以薄所厚而厚所薄也澄源察本雖賢者亦不免矣

聞之先輩曰作功德事不要只說損己須要看人實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十七

受益否不然勞費千萬究竟虛設予謂此種不是好名便是懶惰究言之只是不關切今人謀身家計子孫者豈有此

予少時嚴於疾惡見凶惡小人必思驅除雖怨尤叢身自信理當如此不知除殘去暴在得志乘權人便當任爲已事若伏處貧賤快逞里閭終是少年喜事之習未除

患難危亂時處賤役輩極須得體恩意不妨過周詞色不可過降恩意不周則彼有畔心詞色過降彼

將陰窺吾怯欲以摧制其命不然亦驕悍難使矣
人能無故學乞虧無故習勞苦無故澹嗜欲皆是求
福弭災之道
或問子於財吝乎曰不吝於害義之事而吝於不害
義事或無吝事而有吝心無吝心而有吝情此孔子
所嘆爲鄙夫也

與僕役工作人處宜降體和氣引之言語有三大益
縱其所言使下情得以上達而我亦可知里巷好惡
及一切土俗利害物價貴賤一也言語往復得舒其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十六

情使之樂於從我雖勞不苦雖苦不怨二也語言聞
或論天理王法或說善惡報應隨事廣辟亦可使其
遷善改過救補萬一三也

彭躬庵曰趙廣漢李允則周文
襄俱用此法第三段尤不可及

謝約齋曰若居人上亦須以明爲主倘一不察則
下人遂有市重之意或遂爲其所用其弊亦在於
此

人以涉世爲涉世故委曲周旋輒生厭苦不知涉世
處即是自己做學問處今如涉世要周詳學問中原
不可疎畧要謹慎學問中原不可放肆要謙和學問

中原不可疎傲若能體認涉世便是學問見自不見
世情可厭惡處而我日在委曲周旋中亦不覺煩勞
矣

謝約齋曰君子以爲學爲主要在於治心而涉世亦
在其中倘以涉世爲主則便做成鄉愿分別只在
此處

或問子如何便是能裕曰若人將生平著述當面焚
却胸中無一毫懊恨顧惜便是真裕

謝約齋曰須知子淵無一著述而爲百世師黃叔
度無一著述而人以顏子擬之則亦不必懊恨顧
惜矣

甘健齋曰此己最難克然不克到此終欠力量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九

拙君子定帶幾分巧巧小人定露幾分拙君子之心
一一則專專則精神周到故雖拙而巧小人之心雜
雜則分分則精神疎漏故難巧而拙

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人尤不可侮蓋無用之人無勢
力無才智天至此也窮了惟天窮而無處則天心必
憐憫念他世間千人萬人遇著無告之人便惻然動
心此便是天心可見處天憫念他我反欺侮他便得
罪於天

石公曰勝我者不敢侮如我者不必侮不
及我者不忍侮何所容其侮抵自侮耳

楊一水師嘗言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兩且字最妙有道而貧或其人拙於貨殖若泯泯無聞一命不及是德業不脩也故貧尚不足恥而貧且賤焉恥也無道而富或其人坐席先業若不識進退希營美官是廉節不礪也故富尚不足恥而富且貴焉恥也此理本確數年來親見一番愈覺有味

處世當務詳慎不可盡興燥脾凡飲食舉動言語筆墨一盡興便放肆一燥脾便刻薄其始無害人之心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二十

而其事必至於害人初若不至殺身終至殺身而有餘也

或問顏子早夭是脩德不必蒙福曰禍福壽夭有一定命數爲惡得福斷非因其爲惡天故將此福與之若昔爲善依舊享福豈不落得做了君子爲善得禍斷非因其爲善天故將此禍與之設或造惡依舊蒙禍豈不枉費做了小人子謂顏淵之天果因脩德雖不爲善可也子謂顏淵之天不因脩德則畢竟脩德更安穩耳

季子曰脩德造惡禍福自在然君子蒙禍淡人悲悼小人蒙福重人怪憤而其卒亦鮮有不及禍者黃鳥之歌朱方之嘆是已以此較量自有虧贏應嗣寅曰世間處了多少惡人便不提起今人提起便以顏子爲口實可見世間只仁者壽是常事

人情好諛賢者不免蓋常人要人順我逆理不顧賢者雖無此却人稱其好時便欣欣有喜色此便是好諛之根胸中自說不是好諛喜其人志同道合不知此時已入於諛中而不覺矣不常時省察便會到忠言逆耳之時

往室人謂予曰汝做一件好事便喜動辭色何淺也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三

乃知學問偏隘處婦人女子早已覷破矣因思人情於他人前便有矜持有粉飾雖父母兄弟在所不免若妻子婢僕我無忌憚之意而情最狎時最習便有許多不檢點處人能於此隨事受規亦能補朋友所不及

天下無不矯情賢者無不近情聖人然不曾矯情未易便說近情二字

謝約齋曰矯情以去習便是賢者矯情以干譽便是僞人近情而合道便是聖人近情以徇俗便是鄉愿

急求人知。總。是。惡。多。善。少。且。不。要。說。到。好。名。上。去。

於財利見常人於患難見豪傑。於安樂見聖賢。或謂患難不難於安樂乎。曰。患難。死。生。不。易。其。操。有。意。氣。者。偶。能。之。有。志。節。者。優。為。之。若。處。安。樂。易。生。怠。惰。怠。惰。之。久。則。嗜。欲。長。驕。恣。出。矣。每。見。豪。傑。不。屈。於。威。武。不。移。於。貧。賤。而。不。能。不。淫。於。富。貴。固。知。安。樂。非。聖。賢。不。能。居。

邱那士曰。以常情言。自是危難於安。故孔子曰。貧無怨。難富無驕。易以有激而言。則安難於危。故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以天資言。則各有所近。故有臨難不屈而處富則淫。亦有居寵清苦而遇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三

難苟免者。其他財利女色榮爵功名。忍於此。不忍於彼。可輕生。不可去欲者。抑又多矣。

虛心有二。高以自居。執己之是。兼收他人之是者。謂之以己。取人所重在己。惟恐失人者也。卑以自牧。舍己之是。樂與他人之是者。謂之以己。從人所重在人。惟恐失己者也。此便有王霸純雜之分矣。不虛心有二。志大而識卓者。其心高高。則不虛。見於上。恐忽於下也。志密而行切者。其心實實。則不虛。明於近。恐蔽於遠也。

或問欲自考虛心與否。何如。曰。人有規。我屈已聽之。

未足言虛其人將規我時畢竟要思進言之方便當
自反非自視太高使人生疑則鋒鋷太露使人生畏
若真正虛心人凡人胸有欲言無所揀擇一味向前
直說然此非有從諫弗拂之學未易語也

學人病痛有與質性好處近似者今如柔美德也性
儒者近柔吾欲克去懦處却疑損了柔德或竟認懦
爲柔照察不精便無從下手處

論事晰理須從相同處分得開相異處通得合

毋謂已今日已爲君子毋寬已他日徐爲君子則已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三

必可爲君子矣毋量人他日不能爲君子毋責人今
日卽當爲君子則人必可爲君子矣

邱而康曰謂己已爲是僞徐爲是欺謂人不能爲
是託卽當爲是刻僞與欺爲不忠託與刻爲不恕

人幼時不可令衣絲縞嘗食肥甘蓋幼年衣食所費
無幾父母最易嬌養其子到後長大其費不給服粗
茹淡遂覺難堪至養蒙當教澹泊又不待論人平日
食用不可求精臥處不可求安蓋平常無事尚是易
爲若當疾病患難稍不如意倍增苦惱至學問無求
安飽又不待論

聽人談論於吾所謂是者不可遽爾贊嘆所謂非者不可遽爾辨駁須要仔細體認一番

邱而康曰此博學審問之後所以須慎思而後明辨也叔子從闕歷中指出此兩不可遽爾工夫最要切

禱生平病在姑息因姑息生遷就因遷就生苟且然姑息中有近是道理所以根深難拔在己處說學問中有漸次意在腳踏實地却便成一個今汝盡在人處說教人有方意在循循善誘卽怕成一個教之姑徐徐云爾二者相較處人之道未必盡非却同一個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衷言

廿四

病根流出來

忠告善道是至誠曲成處試思我爲何諫友是本心不能自己望他眞實改過若念及實要其人聽受必竟胸中有一番周回詳審不肯徑情直遂徒快我所欲言蓋忠告善道雖是兩層却不能善道畢竟算忠告不得此中便夾雜了自己性情習氣偏僻處在內然所謂善道者又非一味委婉法語異語直諫諷諫各當其機而已

邱邦士曰所謂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於此亦見其實用處

謝約齋曰受友諫者止當鑒其忠告原其不善道
人伐施有三等最下者矜喜之心形於詞色其次者
詞色間極謙虛胸中却終有物子在其上者不伐不
施已自做得却便覺我那不伐不施的好處卽此便
是伐施。

聽人說事理卽我所已知只當靜聽不可攙口接了
去說總是要顯已長妒心名心一并發出耳。

凡人偏有所好及立定一意要人從我二者皆能召
諛蓋諛人之術只是投其所好善諛者我好忠義彼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十五

便投以忠義我好簡樸彼便投以簡樸甚至我好直
諒彼便正顏厲色隨事責善投我以直諒件件與諛
字相反却件件與諛字神妙比嗜欲之好更易惑人
人於諛根上不十分去得乾淨鮮不爲所乘者

謝約齋曰人肯以直諒加我則我實受其益何以
爲諛蓋以其有市心耳但市心在彼則不可在我
則感佩之不妨也

予向喜仁術二字初謂是理中當有此番委曲久之
理上多了幾許安排又久之理外生出各種詐僞便
把仁字放空却將術字做了把柄故日用應事須十

分兢業常提著履霜堅冰之意

謝約齋曰須是仁字十分深重術則從中生出方妙倘於術字上著喜則仁字只是附和久之附和者去而術爲主矣

骨肉中亦有以仁術濟事者如大杖則走不告而娶之類但此事既濟心中有个自喜念頭雖出至誠總是僞薄蓋天倫骨肉主於率性自然不得已而行權空心中當有萬分不敢不忍紆回抑鬱之意若一念自喜是直以用術爲快意也施之途人且不可施於骨肉尚可言哉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三六

人於境遇事物上不可有必得心無必得心則胸中自然安樂寬裕若有必得心則事先有許多希冀疑惑及事不如意不但憂憤難堪恐便枉了學術壞了心術去成就此事

凡人言及害人非理事我雖不與謀若從旁附和一句便自有罪故處此有三道以至誠感悟之上也去其太甚次也漠然不置是非於其間又其次也

彭躬菴曰須知是爲人已寡過不是老世法推開討便宜

立意說謊人亦少多因一時要說得好聽便生出無

數虛誕。自揣言語之間。其不務好聽者鮮矣。

彭躬菴曰。推此一念。令人疑一部廿一史有多少。失實處。

至誠未有不動。是要事事誠念。念誠人人誠。纔謂之至。纔能動物。若只此一事一念一人。上真實。篤至物不動時。便疑至誠有行不得處。不惟在物。却在誠矣。

凡言語舉動太盡。情則易失實。

謝約齋曰。集中言語太盡。情處亦多工夫。須向裏一步。則言語自有渾涵氣象矣。

心不足者。以學補之。學不足者。以心補之。二者如環。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三

無端自有相生之妙。

人於習氣過失最重處。一言一動。便須立定成心。等。

待他來。有如病人防久。臨陣防箭。亂世防賊一般。

彭躬菴曰。王文成謂持志如心痛。防過如猫等鼠。與此同妙。

讀書聽言。當自省者。四不虛心。便如以水沃石。一毫
進入不得。不開悟。便如膠柱鼓瑟。一毫轉動不得。不
體認。便如電光照物。一毫把捉不得。不躬行。便如水
行得車。陸行得舟。一毫受用不得。

邱而康曰。四者不可闕一。且令自省者有次第。可
循妙妙。

有過不令人知是大惡事然有過輒自表白又未免
因不諱過三字把改過工夫鬆了一分

彭躬菴曰有以不諱過諱過有以極不諛爲諛惟
無私乃能別白

無人處易肆有人處易僞舉步動念犯此

謝豹齋曰惟其無人處肆所以有人處僞故工夫
必以不媿屋漏爲根本

人性質偏處在擇友取益以濟之然濟了豈便中和
亦只成就得我一端好處若不求相濟并一端好俱
成不得

求言聞過當如病人求醫有得之則生不得則歿之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三

意不可如試官評文取其瑜者棄其瑕者而已

有惡無善者是禽獸無善無惡者是草木人生平無
大過惡便怡然自足不思爲善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此與草木何異

邱而康曰不思爲善在草木則可在人卽是大過
惡况草木亦各有天然之善以益於人

余生平交友做事皆要揀有益處然往往失人悞事
蓋分別太過算計太精止知以有益爲有益而不知
以無益爲有益且立志要有益是先有急迫爲利之
意卽此便已不裕以應事物乖衆招尤無惑也

石公日每讀諸東牘可謂小心翼翼矣然冰叔生平反搆一二大難幾幾有殺身喪家之虞者此又何故而平常之人率意以行未嘗有慮禍防微之心反與人無怨尤終身夢寐俱安則又何也此中學問大須自反夫子日慎言其餘則寡尤慎行其餘則寡悔然則冰叔子不免有尤悔者必其繁於言而勇於行故也夫言行之間豈必無德者乃致尤悔卽仁言聖行我微有自多於人之意而尤悔自來矣若冰叔之尤悔又自不同每與人有身家性命之仇怨從此不自毀晦吾恐將來尚有意也夫大抵冰叔之入之文之行皆如水晶射日又如新劍出冷光芒刺人而鋒鏑淬手此其所以來尤怨若能痛自斂抑亦可不必小心翼翼而自安矣夫處權勢而來弋與處名行而來毀其道一也此老子所以尚退也○此石公評予丁亥諸手柬也以其言切於藥石故附誌於此

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但看日間每事肯吃虧的便是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五

我亦不識何等爲小人但看日間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要真實保身家人便已近君子一路

凡刑殺之事仁者見之愈生其仁忍者見之愈生其忍故君子遠庖廚亦恐有習慣成自然意在

每見窮鄉愚人倡優下賤不由學習教訓常有至性勃發超古絕今卽本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只不如此便過不得可見天地生機觸處湧出正如石壓竹根竹筍橫生又如芝草靈泉原不擇地仔細體認胸

中有無限活潑生動之趣

知已二字是豪傑最傷心處。然最能誤有血性無學問之人。蓋認理不明則譽我者以爲申於知已。毀我者以爲屈於不知已。漸而順我者親。逆我者疎。甚而以諛詞爲德。以直諫爲仇矣。可不慎哉。

余授徒水莊。不勒爲教條者。三曰人之所不能曰事之所難行曰已之所未嘗爲者。

真好名者必不好勝。真好勝者必不惡人攻其短。必不事事求勝於人。

魏叔子文集

錄卷之一

裏言

三

季子曰此特爲好名者又好勝又惡人攻短又事
事求勝者言耳就其好而正之易爲力矣與之爲
無涯達之入於無疵錄中向偏處說皆此意語云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好名則尚顧名義在

凡做好人自大賢以下皆帶兩分愚字。至於忠臣孝子貞女義士尤非乖巧人做得。蓋至情之人一往獨到。故私意世情不能入其胸中。予嘗論朋友知己若無些愚意在終到不得十分至處。

謂門人曰古云父母以非理殺子子不當怨。蓋我本無身因父母而後有殺之。不過與未生一樣。古人看得兄弟極重。差父母不遠。蓋如兄弟三人損失一個。

則天地之內止有兩個任他萬國九州若憶若兆人
再尋一個來湊不得聖賢言語俱是實理實情不可
作教訓世人過濶一步話看又曰先儒謂弑逆之人
只因見父母有不是處蓋小不平則小計較大不平
則大計較積漸所至勢固然也然則人子日用尋常
之事有與父母計較短長之心便已陰在弑逆路上
著脚矣可不畏哉又曰每見世俗有疎同父異母之
兄弟而親同母異父者可謂大惑同父異母兄弟辟
如以一様菜種分種東西園中發生起來雖有東西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三

之隔豈得謂之兩様菜同母異父者則以兩様菜種
共種一園發生起來雖是同處豈得謂之一様菜
聽言聞過只取其長益於我不可有高下賢愚分別
之念尤不可計較進言者品行何如若有教我以正
未出於正之想不但阻塞言路便當面錯過幾許明
鏡良藥矣

爲諸生講弟子入則孝書因謂吾輩讀書一世便讀
此節不完蓋孝弟謹信愛衆親仁學文每事能到極
處卽聖人不過此然使不依此做去便成了不孝不

弟行事放蕩言語虛花待人殘刻樂交邪友目不親詩書之人卽是一個活禽獸了當三省于斯言

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是何等胸次常常念此極器小人胸中自能生澗大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是何等脚跟常常念此極苟且人胸中自能生緊嚴

彭躬菴曰惟能不爲所以能不與

五倫於今惟兄弟最薄固是天性不明亦由後世兄弟之禮不講拜揖坐立毫無尊卑其平日習見習行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三

皆以爲吾本等夷之人故弟可以與兄相語諍相搏擊相許訟今宜正其禮平日相見弟南立北向奉揖兄東立西向答之如元旦大壽等禮弟四拜兄立受二拜答其二平日奉兄旣謹尊卑之分久定則雖有睚眦兄縱可以凌弟弟不得以抗兄且使家人見吾尊兄如此而弟婦亦不敢與嫂抗行矣孔子言君子道四以事兄並于事君事父古人云君父兄之尊坐于上臣子弟之卑拜于下可以知禮矣。按此惟同父兄弟禮當如此諸從兄弟如常俗可也

令諸生自陳功過批論之示某曰夫立身有本治家有基不於本與基致力則如浮萍漂泊永無定止又交遊泛濫不求真君子可依倚者一當患難貧困則生平之力皆虛用舉目茫然無一可緩急矣自反於實無悔而思吾言示某曰詞色間忤父母有任性情故爲此不孝之大者有氣質偏駁欲改不能者然天下斷無不能改之氣質無事時淡自悔責屈柔其氣調習其容臨事時凝心聚神以察其失頑性將發十分強忍忍之既久則成自然子試以吾言用工一月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三

不驗不足信也示某曰改過須用倒倉法將病痛大頭腦上極力掀翻然後逐節整頓所謂大頭腦者是君子小人分別之關看得清楚斬然斷絕所謂君子小人之關者又只於舉念行事時細察此是正否邪否是光明否曖昧否是直遂否諂譎否是公平否險刻否則較然得其大節矣示某曰父母不在亦有可盡孝者記曰父母沒當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其大節也至於意中常思慕音容不忘其形祭祀必敬春秋省墓無闕兄

弟姊妹舅甥以情厚之此皆所以致孝於父母者示
某曰欲爲善而不能發揚此必有故自後每遇善事
便想我此事爲何做不出或是才短力弱便與師友
商議此事當如何經畫便行得或是胸中嬾惰及有
私意牽制亦與師友商議我有一念做此事却又有
一念不做師友畢竟爲我扶起好念判去至念久之
見得到便做得到矣不但可以進德亦可以造才也
與人子弟交能使其祖父悅之定是良友爲人子弟
能與祖父之友爲友定是佳子弟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言

善利己者不損人善報仇者必種德

彭躬菴曰莫徒作老世事看

疑生妄妄生真真生信信生疑善疑者必有所以實
之是故終身沈沒而不活

能識時務方許談天下事既寡尤悔乃敢論古之人
知人者必盡知其長短然後可以用人可以用人可
以論人用人者取其所長則其短無害也成人者攻
其所短則其長無弊也論人者長短不相蓋或於長
中見短或於短中見長

用人寧使其用有餘於體。交友寧使其體有餘於用。故用人者或貪詐可使交友者必忠信爲先。我爲客則以義讓主。我爲主則以禮讓客。此無爭之道也。推之飲食器用無不當然。人稱有度量當別其義度者度也。尺寸井然不亂。量者量也。升斗泯然無跡。兼此兩者乃成大器。

少年子弟聰俊者當教其腳踏實地。敦樸者當引其心向空處。或問何謂空處。曰無是事作是事。想不當境作當境。想高懷古人遠憶名山大川之類是也。蓋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三

敦樸者資性當滯於有。每見現前守成規。少高朗濶大之意。故須引向空處發其天機。蕩其志氣。乃有人路。釋氏所云因諸渴仰發明。虛想積不休。能生勝氣。亦此意也。

余壬寅癸卯出遊吳越。或病其涉世小拘。曰居山須鍊得出門人情。出遊須畱得還山面目。

以布施作功德者。齊僧不如濟貧。濟貧不如建橋脩路。設渡施茶。諸普濟事。行普濟事不如不妄取人財。放生不如持齋。持齋不如戒殺。戒殺不如不行害人。

事

美食不如美衣美衣不如美室美室不如贈人贈交
遊聲華之人不如贈親戚故舊贈親戚故舊不如濟
疾苦顛連者濟疾苦顛連者不如奉親

施塚不如施棺施棺不如施藥施藥不如周濟教導
使其不饑寒暑溼以至於病大抵先事之功無形人
不見其可感故人鮮爲之是故施恩者不必冀可見
之功受恩者必當思不見之德

邱邦士日以感言之則空施之生人矣只爲各目
上覺得葬斂人是大功德醫養人者難於繼則功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三

不專歸一人故人不爲耳此一種計較各心利心
功心俱有在內故當以叔子之言爲針砭也
雞鳴不寐自念出遊以來未嘗有所求乞而沾沾懷
干澤之情未嘗見一愛人謁一名士而汲汲有務名
之心名利之際可易言哉奈卯舟中書

已所有者可以望人而不敢責人也已所無者可以
規人而不敢怒人也故恕者推己以及人不執己以
量人

人每自言我能虚心我能容人者未之思也我之才
地學問事事過人而能屈己以從之乃謂之虛否則

狂而已矣。橫逆之來自反。無一毫不是而不與之較。乃謂之容。否則妄而已矣。

公子荆苟合苟美。苟完。此平時語也。諸葛武侯苟全性命。此亂時語也。只一苟字。有道無道。受用不盡。殺人取貨。弑父與君。只是有我之私。到極處而已。彭中叔曰。無我之極。至於爲聖人。而有餘有我之極。至於爲盜賊。而不足。

門人任安世問曰。先生諍人人。每悅服。必有其道。可得聞乎。曰。進言之道有三。而當機之用不與焉。一曰。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三

立信。一曰致誠。一曰任怨。吾平日所言所行。必勉去好利。好勝。護黨。護過之習。然後論一事。責一人。人皆確然無疑我之意。而後言可出也。子夏曰。信而後諫。是也。吾平日足取信於人矣。及其將諫人也。羣居獨處。飲食寢興之間。視君友之過。若痲瘰在身。而必思去愛之。若白圭。惟恐有瑕。所謂賣直聲。立風節。逞意氣之見。纖毫不至於胸中。而又左研右鑽。若不得其從人之路。如道家之鍊神朝元。釋家之叅究話頭。而後言可入也。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能勿云者。至足。

於中而迫溢於外如春氣鬱益而源泉怒發也吾信
矣誠矣我所不能者不敢以責人人所必不能者不
敢以強人視其力之可進推其心之可原使聞吾言
者惕然生其慙懼而洒然自得而後言可行也故曰
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又曰王道本乎人情又曰觀過
知仁則皆所謂恕也三者既得然後求進言之方或
先或後或隱或顯或直或婉要於當機而已此其說
莫備於余所評孟子牽牛章及書老泉諫論後凡四
者皆余所願學未能且以質之同志者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三

陶淵明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夫人必無利心
無名心無好勝心無私曲心無隱匿心而後謂之素
心有一於此可易言哉今徒以無鱗甲者當之淺矣

彭躬菴曰淵明求素心人未必盡如此特如此論
素心自佳

予少稟慧直多效忠告於人而頗自好其文凡書牘
必錄於稿吾友彭躬菴曰人有聽言而過已改者子
文幸傳於世則其過與之俱傳子不忍沒一篇好文
字而忍令朋友已改之過千載常新乎予媿服汗下
此語與古人焚諫草更自不同

或問子於世間最敬何等人曰敬真道學甚於敬忠臣孝子最惡何等人曰惡假道學甚於惡亂臣賊子或曰忠孝非道學而何曰真道學未有不忠孝者真忠孝有不道學者嗜欲之私名利之習未除也或曰假道學何以甚於亂臣賊子曰亂臣賊子遺臭萬年人人知而惡之假道學則言清行濁竊取高名欺天罔人壞亂天下心術其使人憤恨當更甚耳

惲孫菴曰此論最有關於學術要在道學二字辨明則假道學自無所容其惑亂矣何謂道學堯舜以來轉相傳授之心法是也推其實則日本諸身要其極則曰見天則舜之孝文王之忠則卽忠孝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一

襄言

无

見天則然舜文以見天則聖不以忠孝聖也若夫無私欲忘名利則亦猶之忠孝豈可遂許之見天則不見天則而無私欲忘名利賢知之見仁知者也不見天則而忠孝百姓之日用而不知者也皆不足語於道學若夫假道學則沒身名利私欲中正道學之一靈祇因世無真道學故爲所欺耳

余嘗舉古人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二語謂

足蔽四書五經廿一史諸子百家中好話頭或謂欲

約言之只上六字已足曰不然好人亦有各路畢竟

以有功德於世肯利濟人者爲上須知上六字是勸

世中爲惡小人有無可奈何之意而祝之於天下六

字是勸世中獨善君子有無限丁寧之意故祝之於

人

與邱而康論文簡勁明切作家之文也波瀾激蕩才
士之文也迂徐敦厚儒者之文也爲儒者之文當先
去其七弊可深厚不可晦重可詳復不可煩碎可寬
博不可泛衍可正大不可方板可和柔不可靡弱可
無驚人之論不可重襲古聖賢唾餘其旨可原本先
聖先儒不可每一開口輒以聖人大儒爲開場話頭
七弊去而七美全斯可以語儒者之文也

家政當寬平整飾故事不亂而人不怨亦不能欺也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褒言

早

人有與我竊言左右親暱之事者不但不可漏言卽
須督責訓誨亦當特加曲折以泯其進言之跡不使
受責者意而知爲何人蓋可意而知必相怨恨報復
負忠告之厚心而忠臣直友亦相觀爲戒而緘口矣
至於或稱公議以折之或援有德望素所信服者之
言以臨之又當別論

聽言者不肯從人固爲自是進言者每事責人從已
自是不尤甚乎且其弊將使人遠正直之士杜忠諫
之門蓋可從可違雖非甚虛心之人亦願姑聽而擇

焉若從之則喜違之則怒人將惟恐有進言於其側者懼言而不從必取尤怨不如早遠其人豫杜其口使不及言而已矣欲效忠告者不可不知也

每愛韓退之紀夢詩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馮愚微我敬只因徼人敬一念白招得未賢聖三字要人敬處反生出不敬矣凡人立身但自盡其可敬之本至人所以待我無庸心焉若有要人敬我一念以名勝爲根必生出機術爲枝葉在已旣傷心體而聰明血性人稍一窺見便掉臂思去矣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聖

彭躬菴曰常存此念可爲大賢可爲大臣○名勝正是愚短權術正是馮獲妙於疏白

人於習氣偏僻處若少時不加學問到老越無把柄閒時不加學問到患難疾病越無把柄貧賤時不加學問到得志越無把柄生時不加學問到臨歿越無把柄平時受病一分要緊處便長出十分矣師友講求之益不可一日怠也

正人中有以技術談諧爲經世之事者機圓力敏最足輔正義所不及然必須不失靜重之氣方令人不生輕薄於以感人當亦有更深處

謂門人曰只一誠字一謙字自處處人終身受用不盡然此二字最爲老生常談須閱歷之久身經跣蹠方覺是處身涉世祕訣如獲異聞也。

凡大器大用之人未有不深沉靜重者卽或英風豪氣一往不可遏決不犯輕浮淺露四字

謂門人曰最忌於衆中稱說已長及述他人如何贊譽於已偶或引及詞色愈要謙謹若稍爾飛揚跡涉誇誕便令旁觀不雅卽稱祖父功德亦須與稱述他人不同予蓋折肱而未已者言之有淺悔也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里

授徒新城作館教條件其引曰古師弟子大義僕旣與諸生詳言之矣諸生宐鼓礪拔起以自遠於世俗僕不自揣量竊謂南面而爲人師固非徒教以進取之器又非徒以文章名當世而已將使立身經世之道皆於此舉之諸生其自束身以聽吾約不聽約者小則譴呵大則鞭扑不敢違已徇俗取悅子弟負賢父兄擇師至意爲名教罪人也其一曰立志古。今。天。地。內。止。有。此。身。安。肯。碌。碌。甘。爲。人。下。溫。飽。安。逸。畢。世而已上者忠孝信義爲俊傑奇偉之人次亦謹言慎

行不失鄉里長者至於文章首當明理鍊識爲有用之學徐攻格調爭衡古人也其二曰肅規規凡六其三曰勤課每日課分四時夜記於冊每朔望黎明盥櫛行禮總巡半月課誦講說古今嘉言善行察治在館在家行事得失其四曰廣益諸生毋蓄疑而不問於師毋恥不能不問同輩勤學虛心自然事事有得卽僕謬長一日自知闕失多端其過言過行及講論差謬處諸生見及有能直指其非者僕謹虛已聽受敬而愛之親於子弟矣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聖

讀古人書好附和好翻駁皆病也能以敬畏古人心而披其疵則幾矣

評甘健齋與彭躬菴書曰霸功救世世間自有此種人蓋志欲救世而學問力量不及大聖賢則應變濟艱自不得不參以智數刑名若又步趨王道則其事不可成非王道不可成事而此學問力量未及聖賢之王道不可成事也故有知其如是能爲而爲之者大聖賢也知其如是不能爲而雜用旁通以爲之者真豪傑也知其必如是而後爲不如是而不爲者學

聖賢而能自守者也。知其如是不能爲而反仁背義，必爲之後已者。學豪傑而滅裂陰賊者也。譬如買物，理須紋銀。聖賢則純用紋銀者，豪傑紋銀不足以呈色。參之學聖賢者，紋銀不足又不肯用呈色，則寧棄物不買。學豪傑而滅裂陰賊者，則有紋銀亦必寫爲呈色，無呈色并用假銀矣。然此又須辨所買何物。若爲父母醫藥，則紋銀不足參以呈色未爲不可。若以市酒肉綺羅，是不可以已乎。愚嘗謂術非聖人得已，專意利人不得已而用謂之聖賢，專意利己可不必用。而用謂之奸雄。上等人世所間出，中二等惟人自處，下等則必不可耳。持世垂教有躬菴之說，不妨更有健齋之辨。古人所謂互相食者，蓋如此。又曰：功利傷教，害義者當闢。功利有益於名義者不當闢。如秦楚當闢，齊晉不當闢。此孔子所以予桓文仁，管仲也。近有學者尊說程朱而鄙良平蕭曹以爲附耳躡足之流，不足道。夫平誠可鄙，良不可及也。卽如蕭曹一輩，雖聖賢之學全未之聞，然擇主而事，救民水火，其功利足以濟一世之人命，而亦未嘗壞後世之人心。

此吾所汲汲求之而不可得者而顧可薄哉
乙巳三月初九日黎明醒而復寐夢有言能以禮讓
爲國題者一人曰讓亦極難余應曰但思己之才智
不可恃人之才智勝於我則自然讓矣

中庸曰去讒遠色論語曰遠佞人讒佞同類一曰去
一曰遠何也蓋讒主於害人佞主於悅人佞人在側
稱功頌德軟美足喜其可好同於女色故曰遠也然
則吾知其爲佞矣又無害人之罪雖不遠何傷夫佞
人之言多似是而非道欲文過最足自便吾卽真知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聖

其佞而厭之常在左右必有不覺入其說者辟如好
色傷生人所本明使日近美色雖自警以生歎大故
終不能持故佞人必遠而後可然讒人不佞必不能
讒而佞人苟欲媚人雖害人不顧是佞者讒之源所
由工讒者佞之流所必至也嘗論益者三友諒之益
重於多聞直重於諒人當頭能友直則諒與多聞如
破竹之易損友中善柔之損輕於便佞便僻輕於善
柔有志之士孰肯立心友便佞者只嫻於威儀容止
之人雖少誠實亦自可好友之亦無害不知此處不

制方和藥以醫他人之病。嗚呼！此人雖有雷公岐伯復生，亦且奈之何哉！

與季弟論用財至親骨肉及一體朋友處不敢施鄙吝，并不敢施慷慨，却莫作稱物平施道理看。

季弟曰：不敢施慷慨一語，令人心痛。我欲派下三升矣。

與常人共財，當自損以讓人；與賢人共財，均平而已。此方是忠厚盡處。

彭躬菴曰：此語却令人心驚。似翻管鮑一案，其實多自與亦是均平。

新城縣有劉楞子，居京師，中同鄉人見其資用豐饒。

魏叔二文集錄

卷之一 裏言

吳

問汝有何術，輒能枋人？答曰：一味誠實。予聞而擊節曰：此語入神。昔陽明先生問涇頭賊首謝志柵曰：汝何以能聚眾？曰：吾遇一好漢，必不放過，極奉其所欲。而結之。先生顧謂門人曰：吾輩於朋友如此，何事不可爲？使先生聞劉楞子語，更不知如何傾倒矣。人能透一部西遊記，便知他此語著落處。

伯兄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凡兄弟叔姪甥舅之屬，年及十歲，便當別其臥處。蓋童稚無知，偏則易爭，狎則不敬。此中有多少保全處。

謹愈趨愈下。必漸而友善。柔又漸友。便佞矣。故聖人
教人益友。先其最重者。損友先其最輕者。友益先勉
其所難。友損先防其所易。此去讒必於遠佞。與或曰
易稱包荒。書言容德。下至曹參王導。亦以容忍優容
成功名於時。何也。曰佞人之才。亦有可用。或任一事
或處散僚。豈能盡絕。但必不可合在左右。阻正直之
路。而開嬖倖之門也。久歷世故。身經跌蹉。愈覺聖賢
言語親切。有用特一拈出。與同志共勉。詩曰。靖共爾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夫正直有福。人亦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四

慎無爲讒佞以自絕於君子哉

謂任安世曰。義氣二字。須分得等級。明白如聶政。受
嚴遂之知。身爲之歟。而不洩。亦算得義士。然殺身爲
人報私怨。以視荆軻。則非義矣。荆軻逞匹夫之勇。卒
以殺太子而亡燕。視張子房。博浪之椎。則非義矣。子
房縱敗。不過殺身耳。然子房以王佐之才。不思求真
主。救生民。冒歿以逞其一擊。視子房他日輔沛公。滅
秦。彘項。則猶非義矣。

余性不信人。道人惡事又多。爲人隱藏。過失然被人

估算得定。拏捉得住。便會落其局中。此間不可不自尋出路。朋友愛我者。箴我姑息。謂當進以剛斷。造爲忍人。此語似偏。而實確。彭躬菴曰。子每云處大事。便不如。此夫小事不謹。必至因循流漸。而誤大事。誠至言也。

彭躬菴曰。姑息絕似厚道。其實相遠。厚道是明明曉得。只不說破。絕不爲人估算拏捉。

門人任安世曰。成天下之大功者。高天下之大福。高天下之大福者。必其器量足以受之。今觀先生文字。議論得意處。輒喜不自勝。恐非受大福之器。叔子嘿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七

然良久曰。此宿疾也。久不親嚴師畏友。又復妄發矣。○予近以左傳授門人任安世。賴韋吳正名。日夕講論。三子多所啟發。規益而任生尤敢言。偶錄其切者。如此。乙巳七月初十日。新城記。

學有真僞。從來不免。嘗嘆昔之僞者。將他人平生得力處。說向自己。可謂顏厚不慙。今之僞者。將自己骨髓受病處。痛罵他人。可謂良心盡喪。夫既知此爲骨髓之病。而不肯醫矣。又視爲他人之病。不認己病。又痛罵他人之病。以自表其無病。又懇懇然觀貌切脉。

宋人逐狹狗而華氏出奔何文淵訛聞陳都御史至而自溢讀書至此未有不啞然失笑者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士人流寓者皆惶駭前著作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已以行義何憂懼乎紇平陳武帝徵爲侍郎鄙諺曰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真格言也

蘇子由曰天子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所謂智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然此亦匹夫之愚魏叔子文集錄卷之一 襄言 四
者耳石崇被收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齊神武見天下將亂散家財以結客而呂頽一婦人知呂氏禍作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近有巨宦聞寇偪裝金銀數十百擱置庭中夫役皆逃獨與其妻列炬照諸箱篋痛哭守之兩目盡腫及天明而寇至就執凌遲以歿矣記曰積而能散此蓋智於守財者也

君子得小人之術則不可制小人得君子之道亦不可制教人者甚不可不使君子知小人之術而慎無

使小人通君子之道也

邱邦士曰得意在使無使處

責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若於君子身上一
味吹毛求疵則爲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
爲戒矣若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淡恕曲成以養孤
陽之氣今世所謂責備賢者吾惑焉

彭中叔曰處賢者當如是賢者自處不當如是若
出於愛惜裁成卽吹毛求疵亦不妨自不同於嫉
忌翹過者

謂門人曰文章不朽全在道理上說得正見得大方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五

是世間不可少之文余覽古今文集若一連三四篇
中不見一緊要關係語便知此人只在文士窠臼中
作生活者然要揀正大道理說又有二病一是古聖
賢通同好語掇拾敷衍令人一見生厭惟恐不完一
是真正切要好語却與吾生平爲人南轅北向了不
相涉卽不必言清行濁立意欺世盜名亦未免爲識
者鄙笑矣

林確齋曰令人汗下凡文人著書者不可不置一
通卷首細細討論痛自反求方免得厭笑二字
與季弟論兄弟朋友如何方是至處設或一事誤我

性命歿而不怨。一事救我性命。生亦不感。辟之已已。失脚墮水。被人救活。雖自悔不謹。却決無怨薄自己之意。與未墮水之前。只是一樣。有人推我下水。自己極力扒得登岸。雖自幸再生。却決無感激自己之意。與未救活之前。只是一樣。如此乃真謂一體。方是兄弟朋友到第一至處也。

憚遜菴曰。窄辟至此。亦不可言矣。若一體意看到。剋髓處。方知此辟亦只尋常。

季弟曰。只是兄弟朋友。先已。到至處。後來再加減不得耳。如登泰山。已到絕頂。任你會行。只在山前山後。安得增一更高。去處來。增不得。便減不得。歟。而不怨。猶可言也。生亦不感。不可言矣。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五

與伯兄論朋友。既識得此人。真是君子。一路與之。定交。無論不可以嫌疑。小節。遽生疎薄。卽令行已有真。不是處。待我有真。非理處。亦止當責其一事。而惜其生平。辟如脚上忽患惡瘡。但當醫瘡。不當嫌脚。蓋世道愈下。君子愈少。吾輩當如貧家惜財。不得不愛護保全也。至於初昧知人。或末路改轍。則毒蛇螫指。壯夫解腕。又自有義矣。

謝約齋曰。預先一著。尤在時時互相提醒。事事互相匡救。不含有瑕隙。至纔是愛護保全之道。若不。幸而至螫指解腕。未必便是初昧知人。或者中路。悠忽放過。以至於此。則自己亦當認罪一半。交道。

中念及此傷心之事敢不各自畏慎裕齋苦心神明共鑒吾輩其銘刻之

評涂空振高歡論曰天下大節奇功決非尋行數墨人所能辨然奇士舉動議論不獨驚心駭目實有一種大言囂氣輕浮險躁之徒自負奇士觸手輒敗所以每爲老成所棄而真奇士之宛結憤鬱不得發舒勢必如石壓竹橫風起波立矣故好假奇士者其弊每至禍身而能收真奇士者不特可爲國家效用亦可爲天下造福也

彭躬菴曰別白真假不必言矣然亦有奇而偏者如張元吳昊之類全要收拾吾每讀陳同父中興

魏叔二文集錄

卷之一 裏言

三

遺集敘未嘗不撫心浩嘆於龍伯可宋南宮諸人也

季弟曰爲天下造福一語大而精收拾奇士消弭禍亂不獨君相有權位者之責匹夫有志在在可爲吾兄題水滸云君不擇臣相不下士士不求友乃在於此真徵言偉論人何可無此一副心胸在往授徒水莊易堂諸子嘗相過從余謂諸生曰此磨

鏡。匠。也。諸。生。愕。然。余。曰。先。生。如。鏡。子。諸。生。各。來。取。照。然。積。久。塵。昏。鏡。子。自。體。不。明。若。不。得。人。磨。洗。安。能。照。人。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余。謂。當。以。學。業。粗。成。爲。人。經。師。爲。四。不。幸。何。也。門。人。從。學。者。必。皆。才。智。行。履。不。如。先。生。於。是。言。莫。子。違。漸。成。堂。上。一。呼。階。下。百。諾。

之勢他人亦以其旣爲人師奉以虛體每事多說向好處久之先生自以爲是不思聞過亦無有以過告之者余念家食日艱三十授徒積今十餘年使不得勝己之友時相覘益不知塵昏何等矣近諸生有轉相教授者爲道行事如此

謂門人曰人無智術不可濟世全身然最易墮入邪僻反以殺身毒世者故有智術人不但不可用於不正凡小處間處俱不可用蓋每事算計逞聰明求勝著卽此便犯天人之忌且物數用則易敝今如干將魏叔子文集錄卷之一裏言三

莫邪間時用以殺狗割鷄必至鋒銳消滅他日屠龍刺虎反不堪用予嘗謂智術二字必須無媿忠厚尤明四字然難言矣

與諸生論讒諂面諛四字面諛者稱譽順從而已諂則加甚焉卑汚曲媚無廉恥矣讒則又甚焉亂是非排忠良害人誤國矣然其端皆自面諛始人只一人順己流弊便無所不至其在己身也初好面諛久之性習驕恣好諂矣又久之蒙蔽昏昧好讒矣其在衆人也初面諛者得售聞風而諂者來矣諂者得售

聞風而讒者來矣其在一人也初投我以面諛我安其諛而彼更進其諂矣我安其諂而彼更進其讒矣此皆人已必至之勢故君子慎其端焉或問何以不言面諛諂讒曰讒諂面諛其猶恆言天下國家之義乎

與諸生論不挾兄弟而友可見兄弟不但天倫樂事亦是勢利妙物竟與貴賢一般可挾阿柴折箭之喻最爲明確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子夏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各擅一倫却天子魏叔子文集錄卷之一 裏言 五十四至尊尚褒以父母之名朋友亦義必進以兄弟之號可見五倫中又是父母兄弟最妙人乃薄其親而仇其兄弟何邪

家伯子容燕都時有按察使要之入幕堅不肯往謂所知曰刑名之事吾未素學此人命所繫豈可以驟習倖中而苟富其利乎又嘗語禱曰吾見士君子好用聰明如醫藥地理之類技非專家偶一涉獵便謂得其要領精出庸衆輒持此試人養身者吾未知其可也此等可謂極有本心之論

謂門人曰世上無有不宜讀書之人賢者固益其賢
下愚讀之縱不能益決不至損或謂人有讀破萬卷
不辨一事者此讀書無用處也余謂此人脫令不讀
書遂能辦事否然有兩種人却不可讀書一種機巧
之人原有小慧又參以古人智術則機械變詐百出
不窮不至害人殺身斷不罷手一種剛愎之人既自
以爲是加之學問充足則驕滿之心漫天塞地必至
一言不受一非不改卽不殺身亦成絕物終身無長
進日子矣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喪言

五

人所以媚疾者不過惡人出已上欲天下功名皆歸
已身耳昔有以不能文章病韓魏公者公曰琦爲相
歐陽永叔爲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余嘗笑謂永
叔一生苦心勞力做成如許文章却只如替魏公作
了也休容之極竟與媚疾同功人亦何樂乎不休容
何苦而媚疾哉

古今以婦人釀成父子兄弟婚友鄉鄰之釁者不一
而足總以婦人之性專一自是非人其言偏屬有情
有理聽言者又每是已婦而非人婦雖賢智亦陰移

而不覺故不聽婦言自是難事然試一平心推勘婦人與人爭詬百十次中只有怨人責人曾有一次肯說自己不是向人謝過否然則世上婦人盡是無過聖人也平勘到此其言自有不可聽處且不必細細推論一事一語曲直所在

謂子弟曰人好氣爭勝者於不平之事遇勝已者則曰勢地不如我是我大量容他今彼可以凌我而讓之是畏懦也如何不爭遇平輩則曰汝與我一樣人而顧欲加我乎如何不爭及遇不如已者則曰汝事魏叔子文集錄

卷之一

裏言

三六

事不如我乃敢欺我况他人乎如何不爭然則終身皆與人動氣之日了無退讓休閒矣此皆女子小人見識故凡拂逆之來先以情理平論情理在我又退一步則自然相安士君子最不可有女子小人見識在胸也

又曰人好諛惡直者明責之則以爲面辱隱諷之則以爲譏刺不中實則以妄言激怒中實則以切骨啣恨先事而言不曰迂濶則曰預以小人度已事後而言不曰無益則曰倖敗以恥我實見諫者有許多無

道理處只是終身不容人開口而已可謂有言逆心
必求諸非道者也

世風日薄施恩固難其人卽報恩之人不可得矣豈
惟報恩難得卽求一感恩之人不可得更求一知恩
之人亦不可得此世所以愈無施恩之人然施恩者
須算定知恩無人只認是自己應做事向前做去方
不退息善念

世上有一種行濁言清之人有一種言清行濁之人
行濁言清者行愈濁言愈清以文其惡是立意自欺
魏叔子文集錄 卷之一 裏言 三三
欺人之小人也言清行濁者初然高興言之不揣及
其行事背馳不顧此則號爲君子者亦不免矣然不
均謂之假道學不可得也

謂門人孔之達曰處一事一物之智有君子與小人
毫無異同細論其心亦是一樣處然學者必須見得
大源流君子之智畢竟從大體明通中出來小人之
智畢竟從大體狡詐中出來故小人之智令他再推
擴一步便與此事若黑白之不類矣嘗謂後人看得
聖賢行事事與常人不同是奉承聖賢太過自用

意見失却聖賢本色若看得聖賢此事便與常人此事一樣。又是自家心粗學問無得味。却聖賢本領兩者之間須索細心理會也。

己酉九月初四夜夢與伯兄論文達旦醒而錄其記憶者予云聰明人最有好議論然不如老成閱歷之人議論更精說得便行得也嘗聽閱歷人極平常語細思之字字穩當有淡味或於他日他事乃悟其言之妙伯兄云古人一字不輕下一語有幾層曲折四面玲瓏又夢語賴韋世傑云人道我近日文十有八魏叔子文集錄卷之一裏言

裏言

何日是住脚時
好然不敢自信試看所言那件真能行得人生學問

與甘健齋言今之學者必闢禪以崇儒其實世無真禪那能害儒欲正人心者但當自謹義利之辨闢禪非今日急務也又必賤伯以尊王其實世有真伯尚可輔王欲救生民者但當自審虛實之分賤伯非今日當務也况此等道理前人之折毛剝髓毋用更增多許口舌筆墨耳

天下之至潔者莫如火火能流釋萬物之穢而不受

其污。關尹子曰。火神無我。蓋以神用者。則形不累。無我。則物不得加也。

人於文字上。虛心求益。只算得聰明。於行已上。受善改過。方謂虛心。或謂二者俱是要好心。何以分別。曰。要求文字好者。多要求行已好者。少矣。責善於文。辟如人好酒。只飲惡酒。我却以美酒換去。雖奪其舊物。而飲之倍甘於他好酒。本意實不相悖。故從之也。易責善於行。辟如人好酒。我却陳說酒害。禁他不許復飲。雖養德保身。其利百倍於換美酒之功。却與他好酒本意大相拂逆。故從之也。難。或曰。今人於文字亦惡人譏彈。不肯一字受善。何也。曰。此所謂寶蟬丸而棄蘇合。只是癡到極處耳。

古人云。及時爲善。又云。及時行樂。不爲善則失天地。生人本意。不行樂則勞苦寂寞。無有生之趣。兩及時俱少不得。韓子曰。胥靡有免。死罪時活。惟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余每聞人死。輒用自寬也。

或問婦人女子一言之忿。不難引繩吞藥。及遇暴客。心知身辱。名喪反貪。生不能自全。其故何也。曰。凡人

所同畏不畏歿者全恃氣耳忿之所激氣因而強氣強則輕生威之所逼氣因而怯氣怯則畏歿故凡恃才者用多則才竭恃氣者歷久則氣衰卽血性用事者亦有久而衰竭馴至變其初心之時故必明理精義以學問補之師友夾持之然後可以積而日生用而不窮久而不敝也

人有公而不恕恕而不公者皆不可以言平平則無不公恕公且恕則平矣余生平最喜平字易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行字最要體會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三

諸子世傑世倣請曰今欲處身處世無怨惡而有濟於務其道何由曰曰誠曰謙曰恕曰寬曰敏曰信曰惠曰公誠則安謙則榮恕則通寬則得衆敏則有功信則人任焉惠則足以使人公則說吾與人應事夾一分詐僞便有許多杭榷破綻處誠則內外坦然面無忤色故曰誠則安自謙則人不忍毀之故曰謙則榮責人無已只覺步步窒碍許多行不去處故曰恕則通世傑曰恕惠公矣又須寬何也曰寬者器宇宏裕規模遠大其量無所不容故不曰得人曰得衆智

愚賢不肖皆在其囊載中衆莫衆于此也世倣曰寬矣公矣恕矣又須惠何也曰小人以享其利爲有德故邑有力役趨天子之詔不若其趨富民之傭也陳臥子先生曰雖有堯舜無所與于人天下之心必不歸雖有桀紂無所取于人天下之心必不叛此惠之不可已也公曰說何也公者人心所同然惠者人情所獨感故惠于甲不能使乙惠于乙不能使甲公則在甲而乙說在乙而甲說矣人不信則雖有盟約我卒踐之人以爲意外之獲信者有是言必有是事以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五

此始必以此終平日見諒于天下故功雖未成事雖始定天下仰望倚仗之如衣裘之必不可禦寒米粟之必不可充飢若以應世則八者中謙信惠尤爲樞要漢以下得失可見矣

方得

人有長自矜便是一短有短不諱便是一長若不諱短而又能用人之長則爲通才矜已長而又妒人之長則爲絕物矣

人有一病根定發無數枝葉如病在鄙吝便有許多鄙吝事論人者須將他許多鄙吝事只筭一件病不然便覺其人隨事是病別有好處亦抹煞矣且人有一大長便足勝生平之短者至于用人則并有大惡不掩小善之時但險毒嫉妬之人縱不得已而用只宜一時一事倘任之重用之久則利一而害百矣人處財一分定要十厘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曲直便與路人等耳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奎

文過者掩失匿非此粗跡耳文過之精有人所未知而自表暴悔艾以文之者又嘗見有人做一不好事旋做一好事亦有兩種其一實心自悔勉做好事以贖前愆者謂之補過其一畏人議已勉做好事以飾前非者謂之文過跡雖同而君子小人之判天壤矣學者百病可醫只作偽護過二端乃是終身不起之症或問掩過與護過同乎曰不同掩過者辟如盜物

不承。尚有懼王法畏公議意在。良心未泯也。護過者如慈母之護驕子。唯恐人之傷之。辟如盜物。本是偷竊無恥。却說出許多道理來。既似不算偷竊。又似該得偷竊。不惟無罪。且當有功。將此過加上十層鐵步障矣。此真壞一己之心術。而亂天下之學術者也。

與諸生論學。古人好文字。須防我受病處。因舉荀卿君子各以所好爲禍語。或謂好仁義忠信。豈有病乎。曰。好仁易失之懦。好義易失之忍。好禮易失之僞。好智易失之詐。此大學所以先致知。六蔽所以貴好學也。曰。吾見好學亦有蔽者。奈何。曰。古人言學必兼問問亦學也。能問則虚心受善。徒義而無蔽矣。故師友之功。與君親並重。

魏松子文集

卷之一 義言

三

有理之規諫。雖常人可受。無理之橫逆。非君子不能容。然世之君子。往往能受無理之橫逆。而不能容有理之規諫。其何故也。蓋君子自是而好名。無理橫逆。其非在人。其是在我。我能容之。則我之是愈彰。而名益高矣。有理規諫。其非在我。其是在人。我若受之。則我之非益確。而各有損矣。不知有過受諫。便增一美。

疎而不受。反增一惡。欲護名而名愈敗也。陸宣公曰。仲虺之誥成湯。不美其無過。而美其改過。吉甫之頌仲山。不贊其無闕。而贊其補闕。知言哉。

朱文公云。張敬夫常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余因省向見韓公書跡。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謹嚴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從容和豫。故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按此語最妙。於禱尤切中。但忙整不關。行草有運筆如飛。而實安靜從容。魏叔子文集錄卷之一裏言

者。古人云。適意爲真樂。是最遠。生自得語也。然亦須看所樂何事。不得漫隨性之所好。如昭烈好結毘稽康好鍛阮孚好蠟屐可矣。李匡遠好聞鞭撻之聲。一日不斷刑。則慘然不樂。亦可乎。譬如嗜食人各有性。文王菖歎。曾皙羊棗可矣。若好食土炭食爪甲已怪。甚而食瘡痂可乎。犬豕食糞穢又豈不自以爲甘。故曰術不可不慎。學者隨性之所近。又須慎術。方得。劉向曰。盜蹠凶貪。名並日月。而君子不願。夫名者人所同。

好。豈。惡。名。亦。可。好。耶。桓。溫。遺。臭。之。言。只。是。要。做。皇。帝。
心。急。故。將。此。語。作。背。水。陣。自。己。斷。了。後。路。割。却。良。心。
是。以。弑。甘。心。禪。讓。之。恭。帝。敢。爲。千。古。篡。賊。所。不。爲。如。
人。言。好。色。不。怕。死。亦。只。好。色。甚。耳。豈。真。不。怕。死。哉。除。
却。死。好。色。再。無。別。患。除。却。遺。臭。弑。逆。再。無。別。患。此。吾。
深。有。取。于。地。獄。輪。迴。之。說。也。或。謂。調。達。入。地。獄。自。謂。
三。禪。天。之。樂。無。以。過。又。云。如。來。入。地。獄。則。我。出。地。獄。
若。逢。此。等。人。奈。何。曰。想。調。達。住。地。獄。時。未。經。刀。剗。石。
磨。火。燒。油。煎。諸。苦。耳。若。經。諸。苦。而。尚。以。爲。樂。世。有。此。
魏。叔。子。文。集。錄。卷。之。一。裏。言。五

等。惡。人。便。須。讓。他。出。一。頭。地。矣。

天。下。事。理。自。然。而。已。故。無。言。者。本。也。而。以。明。理。立。教。
記。事。道。情。有。勃。然。鬱。于。中。不。得。不。發。于。言。者。故。文。非。
不。得。已。則。不。必。作。知。此。而。文。之。可。作。者。日。鮮。矣。天。下。
事。理。易。簡。而。已。故。辭。寡。者。本。也。而。情。與。理。有。必。待。反。
覆。曲。折。而。始。明。者。故。應。作。之。文。非。不。得。已。不。可。長。知。
此。則。文。之。長。者。日。鮮。矣。吾。嘗。私。志。于。是。然。文。筆。日。多。
議。論。日。繁。信。乎。立。言。之。難。也。

唐。邢。若。日。直。探。立。言。
之。本。可。消。焚。書。之。厄。

凡性情煩瑣刻急，猶察者最能驅忠信之人爲欺詐。蓋不相欺詐，則人無以容身也。至偶得人欺，已事便詫爲奇怪，不勝忿怒，又自矜明智難欺，不知滿前之人平常之事，已日日在人欺詐中矣。性情苛戾者，能使骨肉不相親，況遠者乎。和平者能使仇家忘其怨，况平人乎。節性之道，有三：一曰自反，有過一日設身處地，一日勉受直言。

謂門人李萱孫曰

咸齋先生之子

吾易堂八人三人卽世五

人皆迫老病或爲旦暮未可知也。今欲統繫後輩敦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亥

通家之誼，接續前輩交道者，實有望于汝東、筦九、姓之裔十數世。如宗族家人，吾易堂豈可再世如路人乎。憶汝尊嘗語人曰：叔子于易堂，譬猶桶之有箍，子嘗深思其言，以自勉勵。箍必須寬大于桶，又須喫得虧。如今箍桶千樁百敲，皆在箍上。朋友雖擇人而友，然人未有無過者。未有生平于我無一二事不是者。若一一計較，則罅隙立開。吾友旣屬君子，其小過可原。大過可責，而必不可薄。不可屑屑較量報施也。又曰：吾老矣，有三不了事。一願天下有枝撐世界之人。

一願後輩有枝撐易堂子弟一願吾家有枝撐衰門子弟然汝輩苟能以枝撐世界爲事則下二節已一齊了當矣

謂子弟曰人處家無數世親戚數世通家人往返周旋自是德衰福薄

人生世上第一要做一好人次要做一个有用則一人可抵百好人無用一人只算得一个人有用則一人可抵百千萬人矣或問如何有用人曰次要乎曰好人有用最是難得不敢輕望先且辦一好人求無害于世可矣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七

君子知命不但安命而已便有許多補救處

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無求者天不能賤能外形骸者天不能病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能隨遇而安者天不能困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不能絕

庚申四月臥病南昌感而書此

凡不能儉于己者必妄取于人當省而不省者必至當用而不用

系教政



527